

昨夜

〔白薇・楊騷情書集〕



昨 夜

白薇·楊騷合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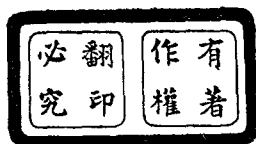
1 9 3 4

上海南强書局版

中華民國廿二年八月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廿三年三月再版發行

昨夜

【實價大洋一元】



編者 白薇

編者 楊騷

發行者 陳曉峯

北四川路公益坊卅八號

印刷者 南強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北四川路 公益坊卅八號 南強書局

給讀什麼的人

廿十の秋子澹

這本書我們祇能讀他文字
和結構的好處事實方面
完全在字中接頭我們祇
能把他當作研究文字的輔
助，倘君對他虛偽描寫發
生人生觀的感慨，那你要
了，盡頭！



白·楊合影

(一九二九年一月攝於上海)

流以雲
奔以水
多少峯巒飛
多少浪花碎
多少風以嘆息多少雨以淚
多少地大飛遙多少天星墜
到此今啊到此今才得
夢入春泥花影瞬

維題

1929.2.19.

楊騷題在“白·楊合影”背面的墨蹟

序 詩

辛克萊在他“屠場”裏借馬利亞底口說：
“人到窮苦無法時，甚麼東西都會賣。”
這話說明了我們底書信“昨夜”出賣的由來。

一些過去的思想過去的生活和悲淚，
一些靈愛的高峯畸形的熱戀的苦痛，
又一些慘變的玩弄人生在刀尖上斷腸的事實……

這些，都用叛逆的覺悟的利刀割死了，
這些，都用柔的情冷的嘆誠的淚埋葬了，
這些，都隨着大病的病死的心緒被忘記了！

像忘記了前世的人生將忘記這一切，
割斷了的情愛雖用接木法也不能接，
過去的一切如幻影，一切已消滅。

然而，

這一切，確是支配了我整個白熱的青春！
這一切，確是使我詳細地體驗了一面的人生！
這一切，又確是把我整個的情熱生命全斷送了！

如今，我是“爲甚麼還不死”的廢人，
如今，是慘的病重的債累我不敢呻吟，
如今，我空寂的胸中，葬着一顆長恨的心！

我不該有真的情熱的戀：
愛人不給我融和的綠園，反給我死的鐵鍊。
我們稀有的歡樂呵，只是曇花一現，一現！

我不該有向上前進的野念：
戀把欲飛的心兒毀了，徒添無限悲嘆。

滿懷如燒的熱血喲，和淚燒成了灰炭！

我不甘不甘於這樣的毀滅：

我掙扎掙扎到脈搏最後的停息。

但慘痛的病呵，無時無刻肯和我暫別！

我不能和淫威虛偽相妥協：

舊社會新社會的人心一樣的險黑。

我重重失意的傻瓜廢人喲，想活活不得！

病和窮和愁如嬌妻愛婿將我苦纏綿，

我像黑獄裏的囚犯一樣悲慘！

我想把這些書信做小說材料寫出來換錢。

把這些書信改作小說，我曾這樣想；

寫出我巨大的創傷，深刻的淒涼，

寫出我真情的慘敗，現經濟機構下的迫我死亡。

奈何我總跳不出病魔迫襲的鐵鎚以外，

慘澹的生活使我身心萎盡，創作不出來，

我變成了咽泣飲淚的啞巴，呆看別人跑得快。

一二八的炮聲轟炸了上海，
劇病後的我，只剩一架殘骸。
轟炸聲中被燒又挨餓，決心把情書出賣。

出賣情書，極端無聊辛酸，
和“屠場”裏的強健勇敢奮鬥的馬利亞
爲着窮困極點去賣春一樣的無聊辛酸！

白薇。1933, 6, 15夜。

序

爲什麼出這本書，白薇的序詩裏說得很清楚，這裏不贅。這裏要說的，第一，是關於編輯的話：

起初我們以爲編此書很容易，只要按時日的順序把各封信穿插起來就得，那曉得一着手，便發見種種困難：第一，是在東京時的通信大半是用日文寫的，須要翻譯；第二，是信後常常沒有記明日子，非翻覆詳細地查讀無從知道哪封在前哪封屬後，有些竟是任你檢查也不明白的；第三，是數量太多了，若你一封我一封地呼應着穿插編起來，勢必從首至尾全部編進去，那麼便成一部幾十萬言的所謂“情書集”了，豈不是太無聊，而且事實上也

辦不到，因為不謹慎失掉的信或氣憤扯破的信爲數不少。因此種種，後來便決定分部編法，我的做一部，她的做一部，這樣，要省略要怎樣都便當得多了。

還有，最近一年來所通的信沒有編進去，爲着這一部分更多是怨恨和吵架，說好聽點便是論道理的信，恐怕讀者看了不舒服。還有，信中涉及別人的名字的，大都用羅馬字代替了，爲的也是恐怕別人看了不舒服。

次說此書的內容：

不待說此書盡是些所謂“要死要活”的私情的文章，雖然不管是快樂的，懊惱的，悲愁的，憤恨的，甚至狂妄的，都是寫者當時的真心真血的流露，在寫者本身，未始沒有點值得記憶的地方；但在別人看起來，便成滿紙廢話，又無聊又肉麻，實毫無發表的價值和意義。尤其在此時代而出此書，不該死，也該罵。想念及此，所以雖早就拿用了書店的錢，雖經書店幾番的催促，終於遲疑不決，老沒有出它的勇氣。但奇怪，在我們遲疑的中間，常常徵求諸友的意見，諸友却沒有一個反對者，反而

要慫恿我們出。歸納諸友不反對和慫恿我們出此書的意見，不外是說什麼“過去是過去，現在是現在，管它媽的，拿點錢救救窮好了。而且一般讀者，對於你們的戀愛過程，想知道的恐怕也不少，就讓他們來滿足好奇心，算也是一種功德……”等等似是而非而又滑稽的話。他們甚而還要費神代取種種書名，“昨夜”這兩字，也是一個朋友替想的。然而，讀者應該曉得這是一種純粹的口實，對出此書之無聊是無補於萬一的。好，現在算是出定了，讓它去罷，“管它媽的”！

最後，讓我簡單來說一說類似感想的話。我們的戀愛是失敗了，而且好像一幕演不完的悲劇似的。戀愛是什麼呢？起始就沒有認清。在當初，兩人都是柏拉圖式的戀愛崇拜者，被“結婚是戀愛的墳墓”這句狗屁不通的話害了不少；後來，是因我在南洋從靈的天堂上一墮墮到極無聊醜陋的肉的地獄裏去，拖着一副不知其惡毒的遺害的身體回來，總一句說，就是因為對於性的常識太缺乏，結果慘害了她的身體和兩人本可以繼續下去的戀愛。當然，兩人的脾氣性格有點不同，也是我們戀愛不滿

的一部分原因，但不是根本的缺陷。戀愛，我現在要大聲喊：第一，要健康的身體！第二，要志同道合！

我們的戀愛算是早完了，但現在還維持着比一般的摯友更深切的友情：這是我，同時也是她引以為最安慰的一點。我們以後，是打算根據這點特別親切的友情，互相扶助走下去的，向有陽光的前途。我們再也不會提起過去錯誤的事實來自怨自艾，自暴自棄，悲觀永年。不錯，“昨夜”，我們的戀愛真如“昨夜”的惡夢呵！或許這“昨夜”還未完全過去，惡夢還在繼續也未可知，然而，近黎明不遠了罷？如今是夏季的一個下半夜的四點鐘光景，她在病床上苦着傷寒病的發熱，我在病房的窗前寫這“昨夜”的序文；但再過半點鐘，天就發亮了，那時，將拂開沉悶的夜陰，拂開令人流大汗的嚇人的許多惡夢，爽涼的曉風會在她的枕邊唱詩，漸強的黎明會使我投下煩惱的筆，她和我都要從這可怕的病房逃出來的。“昨夜”，再會罷！

1933, 8, 2, 黎明前，

寫於上海紅十字會第 23 號病房中。

楊騷。

目 次

1. 序詩
2. 序
3. 白薇之部
4. 楊騷之部

白 薇 之 部

原
书
空
白
页